



城市没有季节

吕克昌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城市没有季节

吕克昌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冯箱，神秘兮兮地问季小林：“猜猜看，我给你

张：“不会又是硕士的玉照吧。”

姚达瞪了季小林一眼。姚达曾正儿八经地给季小
，是他的一个学生，戴很厚的眼镜。照片拿到
看见就笑。姚达说，笑什么笑，得有学问的嘛，上
内学生了，正在读硕士。大家更笑得前仰后合。嘴
老公，机会不多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嘴
就知道有学问也。那么多的学问，够季小林消受的
么成了季小林的笑话。大家平时说起女孩子，末了
学问怎么样？要是说很有学问，那就是说这女孩很

122602-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没有季节/吕克昌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9

ISBN 7-222-02813-7

I. 城...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488 号

责任编辑: 唐贵明

封面设计: 鞠洪深

城市没有季节

吕克昌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60 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2-02813-7/I·733

定价: 16.00 元

第 一 章

1

赵青山有点喜欢这座城市了。在红土高原莽莽苍苍的群山
中，越过如卧龙横亘于城市东面的十八连山，一片绵延数十里
的高原盆地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高原人把它叫做海子。因为这片
海子的出现，天空也随之高远，而城市就像童话故事里人们所要
寻找的那座充满神奇幻想的城堡，矗立在蓝天碧野之中。

可是在几年前，这座城市对赵青山来说，不过是一个人生旅
途中的旅馆，而且是一个十分势利眼的旅馆。城里人个个像旧小
说中的店小二，从他那辆破旧肮脏的北京吉普一眼就看出他赵青
山的分量，他们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带着重重的鼻音和他说话。
他们甚至接过他敬上的香烟时，竟公然当着他的面看香烟的
品牌。他的衣袋里装着两包烟，一包是自己吸的，另一包是孝敬
城里人的。他给城里人敬烟点火，心里却在骂着娘。就这点肚子
里的官司，也瞒不过城里人世故而尖锐的目光。他们拍着他的
肩，说，老赵，可不要在肚子里骂我们哟。

现在不一样了，城市对他恭敬有加。他的凯迪拉克在城市宽

阔的大街上游刃有余，招摇过市，逼得那些破破烂烂的出租车对它敬而远之。它堂而皇之地出入那些委、办、处、局威仪的大门，用不着屈身门房登记来者何人是男是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来此何干等等等等。而大门里的主人们也争相迎接他的到来，他们有的还模仿党和国家领导人迎接外宾那样，很礼节很到位很像那么回事地和他握手或拥抱。他们有的说老赵你胖了你气色很好很好。有的说老赵你瘦了脸色也不太好要注意身体。即便是出入最好的饭店宾馆，那些凭嗅觉就能嗅出来客身份地位的侍应生和礼仪小姐们，在彬彬有礼之外总难免又多出几分迎逢的味道来，这使得身材本来就很魁梧的赵青山又添了些轩昂之气。城里人一旦掂出他包裹沉重，就充分显示出了对有钱人应有的尊敬。作为一家迅速发展壮大的上市公司的老总，城市是不会把他和那些普通人混淆起来的。同样还是这座城市，它使现在的赵青山不同于过去的赵青山。

这就是城市。

这就是城市的质地。

而在赵青山看来，城市更是一艘只有方向而没有目的地的大船，正因为你不知道它将要驶到哪里而使航行充满了想象的空间和魅力。城市不会疲倦，生机勃勃，没有白天和黑夜。城市坚固无比，不怕刮风下雨，不怕山洪暴发。人在一天天衰老，山川河流一天天丑陋，只有城市一天比一天漂亮一天比一天年轻。而这座被称为入滇锁钥的靖南市既没有北方城市冬天的严寒也没有南方城市夏季的酷暑，它温文尔雅，莺歌燕舞，四季如春。

不过，赵青山把公司董事会搬到靖南市来开，除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外还有另外的原因。

天安磷化工总厂占有天安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绝对控股。公司的董事其实就是总厂的几位副厂长和总会计师周华清。董事会的内容是讨论天安公司今年中期分配预案和中期报告的公

告事宜。在董事会做出最后的决议前，他不想走漏风声。天安磷化工总厂距市区不过六十公里，开一辆中巴，一个小时就能到达。

根据证交所的规定，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必须于九月底以前公告。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磷化工行业整体效益下滑，天安集团虽然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并积极开拓市场，大幅度降低非生产性支出，但净利润仍然下降十几个百分点。公司上半年的业绩远没有股民们预期的那样好。天安集团是新上市公司，公司职工股要在上市后半半年，也就是下个月的八月二十日以后才能上市交易。很明显，如果中期报告在此前公告，天安股票肯定要大幅下挫。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天安集团的职工。厂里的职工都知道工厂今年效益不佳，担心股价继续下跌，再加上厂里年内要集资建房，大家都等着钱用，职工股一旦可以上市交易，不少职工肯定急于兑现。如果三百多万股公司职工股在中期报告公告后一下子抛出，又会加剧股票的进一步下滑，天安股票就很可能从现在的二线股跌为三线股。反过来，股票的大跌又将影响公司在行业中的形象和地位，进而削弱产品的竞争力。

赵青山的想法是打一个时间差，具体安排是这样的，在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公司职工股上市后的第五天，再行公告中期报告。为阻止公司股票在公告后大幅下挫，最好在八月二十日前将公司股票强行拉高，并维持在相应高位，所需资金由天安公司注入。这样一来，可能会造成股民错觉，以为公司会有漂亮的中报和较好的分配预案而跟进，有可能使天安股票重拾升势。

对于公告时间和中期分配预案，几位副总都没有什么意见。然而，总会计师周华清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拉高公司股票，如果公司以溢价发行股票所筹资金投入，一旦股票下跌，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再说，这样做也违反了上市公司不准炒作股票的规定。再就是所谓时间差。天安

集团今年效益滑坡的原因主要是行业不景气，国际磷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券商和机构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与天安公司同行业的几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基本上是整体下滑，股价也都同时走低。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年中业绩公告越晚，往往越说明你的业绩不好。股民们为回避中报风险，会在中报公告前更准确些说是在公司职工股上市前抛出手中的股票。周清华肯定地说，这个时间差并不存在。如果中报在八月二十五日后才迟迟公告，那么在此之前，天安股票肯定已经创出新低。此时再公告中报，若庄家再借机打压，造成惯性下跌，说不定跌得更惨。若如此，不如尽早公告，股民为回避中报风险，反而会选择那些已经公告中报的股票，做中长期投资。

赵青山看看周华清，又环顾了一眼，说：“老周的意见也有他的道理，现在是两家之言。大家都请发表高见，这是大事情。”

董事们在没揣摸出赵青山的真实意图前，大都是一些可此可彼的废话。直到赵青山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公司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今年内用不完，与其放着还不如用来做点投资，投机也可以嘛，只要能赚钱。上市公司不能用募集来的资金入市，可是这样做的公司不在少数。为什么，占有信息优势，炒股炒什么，就是炒信息。当然，投入的办法可以多一些，比方说找一家券商或几家分别代理。甚至我们还可以投资入股证券公司嘛，至于是亏是赚，我的看法是，目前我们公司的股票价位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略为偏低，投入风险并不很大。赵青山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说：

“这段时间我研究过中国的股市，也请教过一些股票方面的专家，目前，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投机大于投资。做股票不同于搞生产，只要有资金做庄，鸡犬也可以升天。当然，风险是有的，市场毕竟是市场。现在流行一句话，机会与风险同在。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机会。退一步说，就算公司投入的资

金最终不足以阻止股票下跌，公司在短期内要蒙受损失。但我们的职工能在高位把股票抛出，钱还是让我们的职工赚去了，这也不算亏。今年我们产量上去了，但效益却不及去年，职工的收入反而下降了。不少人指望公司股票上市后，能赚上一点。现在公司股票比发行价高不了多少，职工等了半年，结果没赚多少钱。”

周华清说他原先没想到这一点。但又补充说：“公司不应该仅仅只考虑职工的利益，作为上市公司，应该考虑的是所有股东的利益，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最后，周华清说：“我也持有公司股票，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不怕亏。”

赵青山不恼反笑，“大家听听，老周的意思是我怕亏。我当然怕亏，我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嘛。”

大家都笑起来，周华清脸红了一红，也笑了。按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都按比例持有公司股票，赵青山是老总，比例最高，持有的公司股票也最多。

赵青山接着说：“刚才是句笑话。说到底，老周怕的是公司赔钱，问题是没有赔哪里有赚，银行也还有赔钱的时候嘛。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公司投入资金，赔钱的可能性和赚钱的可能性哪个更大。”赵青山说到这里，身子往下一仰，点上一支烟，看着大家。

董事们点着头，知道赵青山的话还没有说完，因此没人接话。赵青山接着说：“我看关键在于我们能投入多少，敢于投入多少，我们敢不敢自己做自己的庄。今年磷化工市场整体疲软，技改项目要抓紧搞，但扩建工程上次董事会已经决定不急于上马。目前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与青云服装厂联合搞天安大厦的谈判目前又陷入僵局，当然，这个项目我们还要争取，但即使谈判成功，开工最迟也是明年的事了。现在，一两个亿的资金暂时还没有投向。上次开董事会，老周建议，天生桥电厂我们只要控股就行了，没有必要收购全部股权，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

可这样一来，我们所能调动的资金就超过两个亿，这么多的资金放着不用，人家会笑话我们天安是守财奴，老地主当家。”

这回大家没笑。

一位副总接上话，“前几年是资金紧张，这几年不一样，刚好反过来，据我所知，有不少公司有资金但没有好的投向。市场趋于饱和，只要有一点点商机，大家就蜂拥而上。”

周华清说：“从目前情况看，银行有可能再次降息。”

“就是啊，银行一再降息，我们有资金又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钱存在银行里很不合算。大家又不想当土老财，怎么办？东方不亮西方亮。”赵青山说：“我们也可以尝试开发其他市场，我看证券市场，资金营运方面都可以试一试。就目前来说，我的意思是，先做自己的庄，而且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强庄。不少上市公司也这样干。我刚才说过炒股就是炒信息，我们有着信息优势，这是谁也比不了的。我们投资控股的天生桥电厂今年已有两台机组发电，下半年或明年初，另两台也将发电，电老虎养成家猫，人家碗里的就成了自家锅里的了。再加上我们的技改项目在今年完成后，都将使成本大幅下降，明年的效益肯定好于今年。另外，前些天我去部里开会，得知一些情况，自去年以来，磷化工产品价格的持续下滑，挤垮了不少不成规模的小厂，还有一些准备上马的项目也被迫停了下来。这样来看，明年的市场情况会比今年要好一些。公司明年的效益会好于今年。因此我个人觉得，赚钱的可能要大于赔钱的可能。当然，市场有市场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股市。但从上述实质性利好来看，即使被套，长则一年，短则半年，就能翻过身来。股市里还有一句话，横着有多长，竖起来就有多高。”

周华清说：“我暂时保留意见。”想了想，又补充说道：“赵总说的很有道理。我计算过，电价和技改的因素可使成本下降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压缩管理费用和非经营性

开支……”说到这里，周华清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说：“再加上上市公司所得税率的降低，利润率可同比提高三十到三十五个百分点。”

后面的话，其实是周华清同意赵青山意见的表达方式。这是周华清一贯的作派，他不喜欢当面转变自己的观点。其他董事自然同意了赵青山的意见。其实，在提交董事会讨论前，赵青山就征求过大部分董事的意见，也征求过周华清的意见。当时，周华清也表示了他的反对意见，不过，赵青山没有试图私下说服他。说老实话，就在前几天，赵青山还是很犹豫的，他很看重周华清的意见。作为集团公司的大管家，周华清是一位难得的理财能手。此外，他喜欢周华清有他的独立见解，今年公司面临困境而业绩没有大幅下滑，周华清是有很大功劳的。他大刀阔斧压缩非经营性支出，仅吃饭一项，就硬从老总，副总和科长们嘴里抠出几十万元。但周华清太强调他的个性，做事又过于认真，使得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冷淡甚至有点紧张。若不是赵青山主持大局，周华清的日子就难得过下去。公司用募集来的资金炒作股票，有两方面的风险，一是市场风险，二是违规处罚。这些赵青山都想到了，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董事会的方式来做出决定。赵青山也想到老周一定会坚持他的意见，而这正是赵青山所希望的。通常周华清一旦坚持反对意见，决议反而会更加容易通过。果不出赵青山所料，大家在明白赵青山已经下决心入市后，纷纷发言，同意以现存资金入市。

开完董事会，大家都嚷着叫老总请客。说大老远跑来开一个会，未必连饭也不吃一顿。开会不管饭，吃自助餐，这也是周华清的改革措施之一。除了吃饭，还有限定手机费，电话费，出差费，办公用品费，等等。搞得大家叫苦不迭。大家嚷着叫老总请饭，也有要周华清难看的意思。赵青山心里明白，从包里掏出钱夹来，说，好啊，我是最大的个人股东，炒高了公司股票，我就

大大的赚了一笔，我请客就我请客。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总之，钱多，我们就好好吃一顿，钱少，还是老办法，蹲路边吃烧洋芋。几位副总笑起来，拍着手说，当真好久没吃过烧洋芋了，要不，就吃烧洋芋去。

天安公司的前身天安水泥厂原本只是一家附设小厂，六十年代大搞三线建设的时候，在这一片叫做大马塘的山沟里建了一批小三线，由于交通运输的原因，小三线建设初期，先行建设了天安水泥厂，三线建设完成后，水泥用量骤减，同样出于交通运输的原因，水泥外运成了问题。停产吧，国家几百万的投资，不停产吧，水泥不在军工生产计划内，没有计划指标。省军工办想把它划给地方，但厂里的职工一千个不同意，虽然同样是生产水泥，但原来归军工办，那是军工，划归地方就成了老百姓。军工厂的工人们都牛气得很，穿印着什么“八八三五厂”“九六一八厂”等神秘阿拉伯数字的工作装，说山西话或东北话，管附近的农民叫老乡，而把其余人等统统都叫老百姓，包括地方工厂的工人。天安水泥厂的职工是三线建设指挥部最早从各个军工厂抽调出来的，一下子叫他们当老百姓，编制也存在许多问题，才听说要划归地方，纷纷要求调回原厂，这些原因使得水泥厂的建制最终还是保留下来了。除最低限量生产一点水泥外，军工办把那几家三线厂的一些基建工作也让他们去做，修路，筑墙，建房等等。几年下来，天安厂最辉煌的成就是筑了几十公里长的围墙，把那些神秘的工厂团团围了起来。这些围墙的好处是，当附近的山林逐渐消失最终变成光秃秃的荒山时，大墙里面却仍旧青山不老。筑墙也好，造水泥也好，终究还是军工，工作服照样穿，工资照样领，管周围的农民照样叫老乡。

但好日子终于到头了。八十年代初，一些三线厂开始军转民品，天安水泥厂本来就是生产民品，自然是首当其冲。那时还是双轨制，计划外产品可以卖给地方，但交通运输不便的老问题经

过这多年变成了老大难问题，从厂里出来有二十来公里曲曲弯弯的毛路，多年没有维修，坑坑洼洼，破烂不堪，司机们都怕跑。军工系统由于裁军和缩减军备，生产计划锐减，天安厂赖以生存的那些牛气哄哄的三线厂都面临转产转业，不只是天安的归属提上了日程。天安水泥厂几乎停产，几位主要领导知道划归地方乃是大势所趋，再也回天乏力，同时提出离休。他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军人或者老军工了，在他们的身体里，甚至还有小日本鬼子留下的弹片，在划归地方前，按政策可以回老家或到省城颐养天年，他们搭上了军工系列最后一趟末班车，离开了抬头一线天的大马塘。

赵青山就是在那时走马上任当厂长的。

老领导们在离退休前颇觉无奈，一两百号工人将来的生计使他们心情沉重，于是，他们行前留下上中下三条锦囊妙计。上策是修路，把那条通往“320”国道的毛路修成水泥路或柏油路，这就他妈的从根本上解决了天安的出路；中策是买上十几辆汽车，组织一个车队，送货上门，暂时也可以恢复生产，混碗饭吃；下策是什么也不用做，就这样混下去，混到哪天算哪天，天安厂好歹是堂堂军工厂，就算是划给地方，那也是国营厂，国家锅里有，国营厂碗里就有，用不着愁白了少年头。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赵青山在老头子们面前点头称是，心里却说，要有钱修路，我把修路的钱拿来重新建一个厂在国道边，规模还比现在的厂大；要是有钱买车队，我干专业运输也不愿把车子拿来这条路上折腾。至于第三条，赵青山心里只蹦出一个字，屁。

那时的天安不要说买车队，厂里就只有一辆破吉普车能动弹，赵青山就坐着这辆破吉普车，成天上省里市里跑工资跑资金跑项目跑归属。破吉普跑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只好悄悄地停在拐角处，一干人下了车来，拍去身上灰土，这才敢登堂入室。最关键的是跑项目，跑归属。水泥厂本来应该划归建工系统，但赵青

山一心想上磷化工项目，而要上这个项目又归化工系统。天安厂所在地有着丰富的磷矿，而市场上磷化工产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几位现在的副总兼董事都跟着跑过，也都跟着赵青山在回来的路上吃过烧洋芋蘸辣酱。大家下了吉普车，嘴里大声骂着娘，蹲在公路边就吃将起来。一个农家女守着一盏小马灯，一个小火炉，卖烧洋芋不称斤也不论个，数人头，一块钱一个人，管饱。现在说起来，大家都颇多感慨。一个副总说，我们这副下水吃烧洋芋也不算委屈，人家宁老头儿也跟着我们吃，结果，吃坏了肚子，一路走一路拉，到了厂里，还是我和赵总把他抬下车的。给天安伸出援助之手的就是这位宁老头儿。当时，他是靖南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一个兜里装钱一个兜里装项目。说起宁老头儿，赵青山猛可想起来，今天一大早从厂里出来的时候，宁老头儿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人想请赵青山吃顿饭，请他作陪，不知道赵青山能不能给他一个面子。宁老头对天安始终关照有加，甚至有人说天安是宁老头儿的私生子，因为宁老头儿把一个磷化工项目给天安的时候天安的归属还尚未界定。宁老头的私生子并没有给他惹任何麻烦，相反，却因为私生子的不光彩地位奋发图强，日渐壮大，十数年后，竟成了本市惟一的一家上市公司。宁老头儿没能等到天安上市就退了下来。但赵青山大恩不忘，天安股票上市，为感谢老头儿在位时对天安的关照，赵青山给老头儿送去了三千股公司职工股，赵青山始料不及的是，这三千天安股票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老头儿从那以后不打门球不练气功不养花侍鸟也不参加合唱团了，迷上了炒股，原始股必然要赚钱的，而这种赚钱效应又带动了全家人。现在是老头儿炒股，老伴炒股，一子一女一媳一婿也在炒股，起先是合起来炒，又因为“持不同股见”由炒股而吵架而分开来各炒各的。一家人因为老头儿有功于天安动不动打电话给赵青山打听消息。打得多了，赵青山也就有些烦，有意无意躲老头儿。但今早的电话，宁老头

儿却说，这顿饭，与股票无关。你不要说你没有时间，我晓得你今天要开董事会，就在靖南开。开完会，你就来吃这顿饭。是别人请你吃饭，你来了，就算是给了我个面子。别人求你的事，你答应也行不答应也行，不答应，你就当白吃一顿饭，你也不吃亏。董事会的事，我不问你半个字。

想到这件事，赵青山就有些恼火，会还没开，就有人给宁老头儿报了信，那今天开会的内容，不用他赵青山说，宁老头儿自然也会知道，难怪老头儿一再说和股票无关。目光从董事们脸上扫过一遍，大家还在热烈地说着当年吃烧洋芋的事。只有周华清不发一言，那时他只是厂里一个普通的会计，没跟赵青山吃过烧洋芋。一眼扫过，当然也看不出谁是犹大。赵青山问大家，真去吃烧洋芋？给老赵省钱是不是？大家笑笑，说，好久没吃了，还真想吃。赵青山笑起来，本来我也只请得起大家吃烧洋芋。说着，打开钱夹，只有区区十几块钱。一位副总说，恐怕吃烧洋芋也不够，烧洋芋早就涨价了，现在是三块钱一个人头。你这点钱，只够大家吃个半饱。另一位副总说，半饱怎么吃，哪个晓得你只吃了个半饱。大家都笑，连一直没出声的周华清也笑了。

赵青山也笑着，“吃饱不够，半饱人家不给吃。算了，大家进一次城，虽说不是为吃一顿饭才来，但既然来了，还是吃得像样一点。老周主张节俭，那是在家里节俭，出来了，就得讲点面子，这也关系到企业形象啊。你说呢，老周。”

周华清显然是受了刚才大家忆苦思甜的启发，一改常态，连说，好的好的。赵青山说：“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吃了，有人请我吃饭，请宁老板做陪，我还敢不去。”

大家说，既然赵总不去，那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不如回厂里得了，现在回去还赶得上晚饭。

赵青山摇着头，“不行不行，老周都同意拔毛，你们又不吃了，白让我欠老周人情。你们还是去吃，吃了再回去，要玩玩也

可以嘛。一年里也就开两次董事会，平时大家早也见晚也见，但凑在一起也难得。”说着，把目光转向管三产的邝副经理，说，“你在市里关系多，我听说，人家都叫你邝半城，你找一家关系户出来，大家拔他一回毛嘛。”

管三产在公司的几位副总中排名靠后，因此邝副头手乱摇，嘴里说道：“在座各位，哪个在靖南市没有几家过硬的关系户，我算老几，赵总乱点鸳鸯谱嘛。”

大家指定了邝副，大笑着说，就是你了就是你了，你是邝半城嘛，赵总是慧眼识英雄，你就不必谦虚了。

邝副不再摇头，说：“既然是赵总点将，我就拿我这张老脸抵一晚上，不过，要去唱歌，没有赵总就没得意思了。”另几位副总也凑合着，是啊是啊，好久没听赵总唱京剧了。赵青山喜欢唱京剧，有板有眼，中气又足，有他在，大家热闹得起来。

赵青山说：“我吃过饭，争取赶来和大家热闹热闹。”

这边妥当了，赵青山开了手机，给宁老头打电话。宁老头一听是他，冷冷说道，你到底是在躲我，到处找你不着。赵青山说，刚散会，你告诉我地方，我直接去。宁老头说，不是去，是快来，我们在靖王府等你好一阵了。

2

靖南市被南江一分为二，江东为老城区，江西为新城区。靖王府其实是靖南市最有名的一家酒楼。据靖南市几位业余文史学家们考证，五百多年前，靖南曾是一位大明王爷的封地，还考证出靖南王府就是位于老城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大杂院。几年前，正逢老城区改造，有识人士提出，老城区的改造应尽量保留原来建

筑的风格，和高楼林立的新城区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在那个很不起眼的大杂院的基础上建起了这座王府式的建筑。一位任过住外办主任的副处级干部辞职承包了这座建筑，取名为“王府酒楼”，成了靖南市最负盛名的酒楼。大家为叫着方便，干脆就叫“靖王府”。

正是下班时间，路上车多，从西城赶到东城，花了二十多分钟，赵青山跨进门厅，就见宁老头正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站在厅里说话。宁老头明明看见了赵青山，却故意把背转朝门。赵青山走上前，叫了一声宁老。宁老头慢慢把身子转过来，说，你还认得我呀。赵青山笑笑，说，没有您宁市长，就没有天安呀。宁老头哼了一声，说，我早就不是宁副市长了，是宁老头儿。小个子见宁老头儿也不给介绍，自己抓起赵青山的手，摇了几摇，用广东普通话说说：“您就是赵总经理哇，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的啦。”

宁老头这才介绍说：“青山，这位是港龙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封总经理。”

赵青山客气道：“噢，原来是封总经理，您好您好。”

宁老头有点倚老卖老地给封总经理介绍赵青山：“他嘛，你已经知道了，他就是赵青山。”

封总经理忙说：“是赵总经理啦。赵总经理好好的名字哇，是青山长在的意思啦。”说着，双手奉上一张名片。

赵青山觉得有些好笑，见面夸对方名字好，长得漂亮，年轻，是男人接近女人的手段。接过封总经理递过的名片，赵青山这才恍然大悟，同时忍不住笑出来，这位封总经理名叫封子修。怪不得夸赵青山好好的名字。封子修见赵青山发笑，自己也笑了，说：

“我这个名字不好，赵总经理瞧不起的啦。”

赵青山忍住笑，“听口音，封总经理是从广东来发财的吧。”

封子修说：“是广东人是广东人，只是没有发财啦，开着一个小小的公司玩玩的啦。我玩一个小小的公司也玩不好，赵总经理玩一个大大的公司玩的好好的啦。”

当着宁老头的面，赵青山消受不起这个“玩”字，正色道：“封总经理开着自己的公司，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安公司是国家的，谁也玩不起。”

宁老头说：“玩，怎么就玩不起。堂堂天安老总，连个玩字都不敢说，天安就是你在玩嘛，没有你还玩不转嘛。我告诉你赵青山，十二年前你来找我的时候，你以为我看中的是你那个发不出工资的破厂呀，我看中的是你。你记不记得，我给你说过一句话，我说，我就玩你赵青山了。”

宁老头这么一说，赵青山不恼反乐，心想，好大的一个玩字。当一个厂的厂长，说是玩着一个厂，当县长就玩一个县，当市长省长，就玩一个市一个省。宁老头口口声声说是玩我，我今天就玩玩这个名字就很好玩的封总经理。

封子修在前面引路，进了包间，已经有几个人在座了。其中有一位是靖县的副县长。赵青山当年下乡就在靖县大海公社。一经介绍，偏巧那位副县长也姓赵，俩人就有得话说。赵副县长说，我很早就听说过，赵总经理当年是我们靖县知青中的两棵青松之一。赵青山学着用靖县话说，那也是你们靖县人民给我的荣誉嘛，现在早就不是青松了，老树一截。赵副县长说，万年青山千年松嘛，哪里就老了。这句话本来是千年王八万年龟，被赵副县长这一改，改得有些意思，大家都笑起来。赵青山也大笑着说，乌龟王八到了赵副县长嘴里，就变成老树青山了。赵副县长说，我们靖县知青里，出了赵总这样的人物，是我们靖县人民的骄傲，只是赵总早把靖县人忘了。赵青山说，父母官大人，我哪里能忘了，我是一直把靖县当作我的第二故乡的啊。说话间，封子修把座位安排好了。宁老头坐上席，赵青山左席，赵副县长右